

排除「異己」的美國女性音樂祭：

與跨性別運動份子魏瑞琪 (Riki Anne Wilchins) 一席談

郭家珍翻譯，何春蕤校訂 (2002/7/24)

跨性別運動份子魏瑞琪於 1995 年在密西根女性音樂季會場對面創辦了「跨性營」(Camp Trans)，每年都舉辦營隊抗議該音樂季只讓生理女人參與之政策有意地排除了跨性女人。這篇訪談是在 1999 年 8 月 18 日的音樂季結束後完成的。魏瑞琪在訪談中細數了跨性別人士如何與該年的女性音樂祭斡旋，以便有機會進入會場，進行跨性別意識的教育工作，是跨性別運動很重要的一頁。

問：跨性營是怎麼起源的？

魏：我之所以會舉辦跨性營，是因為曾經兩度參加音樂季的跨性女人柏南詩在 1999 年被音樂季的警衛人員指控是變性人，而和她的朋友華珍妮一齊被趕出場外。第一屆跨性營的場地正對著女性音樂季會場的大門，有 25 到 30 名的運動份子參加，她們舉辦了各種工作坊來教育參加音樂季的群眾。這三天中有數以百計的女人過來聽演講，講者包括《藍調石牆 T》的作者費雷思 (Leslie Feinberg)、女變男運動份子葛詹姆 (James Green)、以及跨性別學者樸蜜妮 (Minnie Bruce Pratt)。

問：到底音樂季對跨性人參與活動的政策是什麼？

魏：女性音樂季表示她們只歡迎「生來是女人」的女人。她們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何謂「生來是女人」，只說是那些生下來就是、並且被教養成女人的人。這個定義不只歧視跨性女人，也歧視陰陽人以及女變男跨性人（還有一些 T 在內），這些人都不符合這個關於女人的定義。

問：為什麼今年會命名為「跨性之子營」？

魏：這名字本來是個笑話，要諷刺跨性營已經舉辦了五年，音樂季都還沒改變這條排他政策。早在 1997 年，我就已經想去密西根音樂季，因為我所有的克里夫蘭女同志朋友每年夏天都打包去參加，但是後來我卻發現我根本不能進門。

問：那她們有因為跨性營而改變政策嗎？

魏：沒有，事實上，她們只是縮小了適用範圍，她們公開說不會質疑任何付錢參加的女人。這就是說，她們還是有政策，但是不會強制執行。這使得那些女同志分離主義者非常生氣：假如你不執行，那你還要這個政策幹什麼？因為這樣，女性音樂季創辦人馮莉莎（Lisa Vogel）還發表一份聲明，要求與會者不要質疑任何在場女人的性別——我覺得這一步走得很對。

問：她們是怎樣縮小政策的？

魏：今年會場內有一位手術前的男變女和一位手術後的女變男，分離派因而憤怒抗議「有男人的老二在場內！」你知道，女性音樂季那些男性清潔隊員進場、工作、離場都是有人監督的，會場內的某些部份對男人就是有這麼強的敵意，所以今年主辦單位加了一條「不准有老二在會場內」的條文。她們另外增加的條文就是：參加者必須是在法律上認可為女性者，我們星期六和她們協調的就是這部分。

問：為什麼會加這一條？

魏：我們的目的是讓對話能夠向前推進；而她們是在找個方式讓所有的老二從會場內消失。後來我建議暫時妥協，以法定身分為判斷基礎，好讓任何法定女性入場，而法定男性則可以自動離開。我以為她們會同意，那個女變男和手術前的男變女也都離開了，但是協商者卻硬性加了一條，也就是只容許生為女人的人，不准有老二，而且還需要有女性的身份證明文件。諷刺的是，女變男的人工陰莖是從上臂的皮膚培養移植而來的，或許這政策得改成：「不准有上臂在場內」才行。

問：你們為什麼不駁斥這個做法呢？

魏：我們要的是一些進展和協議，即便是不太好的協議。那天下午有些年輕的激進女同志運動份子為我們在音樂季會場中舉辦了一個工作坊，我們不希望錯過這個對話機會。要是和協商者撕破臉，我懷疑能否入場參加工作坊，而後還安全地離開會場。那一刻最重要的是，維持協商動力，進入會場，持續一定的可見度，並且和與會者對話；所以我們就把握了那個時機。

問：有傳言說有男人在女人的淋浴間，這是怎麼回事？

魏：事實上，那天女變男湯尼覺得很熱，而我們在前一晚的驟雨中淋得濕透，所以他想要淋浴。他到淋浴區去，問那些在場的女人能否讓他淋浴（包括附近的會場工作人員在內）。沒有人有異議，所以他…嗯，我不知道怎麼說會比較好，但他就是…淋了浴。他是個警員，又不是割喉殺手，可是這裡是密西根，到中午時分，就有女人在餐飲區傳言：有個男人晃著他勃起的老二在淋浴區內走動，嚇到

她們了。唉…

問：但為什麼一位女變男會想進入女性音樂季的會場？

魏：湯尼告訴我：「首先，我不完全認為自己是位女變男；有時候我認為自己是女人，有時候人們還是稱呼我為『她』。第二、根據音樂季的政策，『一朝為男人、終生為男人』，那麼也應該是『一朝為女人、終生為女人』。她們不能有雙重標準。不管怎麼說：底線是，我是以女同志的身份參與運動、組織、遊行、成長，甚至我大部分的成人生活都是以女同志自居的，也因為這個身分而被警察痛毆、入監。手術改變了我的身體，但改變不了我的心或我的人生經驗。」

問：那場工作坊後來怎樣？

魏：很精彩。我們大約聚集了 200 人在一片草地上，每分鐘都有新的人加入。人們向我咆哮、要我滾出去，說我破壞了音樂季；其他人則同樣用力的辯護我們的行動，說酷兒性別也是女人的議題，在安全的議題上，女人是生命的共同體；整個討論變得很奇怪。有一刻，一個女人指控我叫來太多支持者，而我則用嚴肅的口吻說：『好，那有沒有人認為我只是另外一個侵入女人國度的父權男人？』

問：有人說話嗎？

魏：有，有一名悲憤的女人站起來說，她來這會場已經有 13 年了，看著它建立、也深深熱愛它。她認為我們在那裡只是拆了它、毀了它。她覺得非常憤怒，認為我們應該離開。

問：你怎麼回應？

魏：一位年輕的歹客女同志（dyke）先我發言，她問那名女性：「如果你在場內看到一位黑人然後說『我感受到內心的種族主義！』你會期望那個黑人離開，好讓你覺得自在點？不，你會說：『是我自己的情緒如此，我應該自己處理一下。』」

問：你們是怎麼到達這一點的？

魏：我們大約有 12 個人在週四架起了「跨性之子營」，然後在週五中午，25 到 30 名的支持者——包括「拉子男孩」【外型 and 認同都傾向女同志的男孩】、「復仇者」【把運動理念化為實際行動的組織，在芝加哥、舊金山都有分支，十分活躍】、「皮革女」【穿著有 S/M 含意的黑色皮衣皮飾的女人，不一定是女同志】——護送我們到音樂季大門口，我們在售票處表明自己是跨性人，要求能進入會場，他

們賣票給我們，我們就進來了。在進入會場後的 1.5 英里路上，兩個女人一直走在我們旁邊，用盡她們的肺活量大喊：「有男人在場內！」這種宣告通常是有男性工作人員進場清理流動廁所或送貨時才會聽到的。這種叫喊很令人膽怯，尤其當我們走到主要的餐飲區而每個人都轉過來盯著我們看的時候——你要知道，會場差不多有 7000 個女人。

有一段時間工作坊似乎進展的不錯，但是我一回頭就看到 6 個含著眼淚的「復仇者」和朋友們，她們和從芝加哥來的男變女「復仇者」肩並肩地站在一起，面對著大約 50 個憤怒咆哮向她們挑釁的女人。對峙愈來愈大——後來幾乎有 200 個女人牽涉在內——我們最後只得把討論移到主要的餐飲區帳棚內，而接下來的討論從週五傍晚 6 點一直延續到 8:30。許多女人非常、非常的憤怒，而別的女人則一樣的憤怒我們竟然這樣遭受言語攻擊，而任何認同女人的人竟然被要求——或者被強迫——離開。天色漸暗，最後我們要求保護以便能平安地離去。第二天，5 位音樂季的協商代表來到跨性營，並在冗長的談判中要求我們要那些手術前的女人、和手術後的男變女自動地離開，她們只得離開。中午時分原本有一個「包含跨性」的工作坊要在音樂季會場內舉行，協商代表要求我自動延遲我的工作坊，好讓我們有時間對話，但是被我拒絕了。我的立場是，我們面對了一個危機，我們已經上了路，想要在週六早上把這事搞定，而馮莉莎從柏南詩 8 年前被趕出會場後就一直拒絕和我們對談，現在也沒有理由相信她會想和我們談。我附帶說，如果她們正式要求我不要做工作坊，當然我就走人，不然，我還是會按計畫做我的工作坊。

稍晚，流行的龐克團體「部落 8」宣告下午 3:30 在跨性營有另一個聚會，然後 5 點還有另外一次聚會。這是另一個轉機的徵兆。音樂季的歧視政策沒有引發老一輩音樂藝術家的評論，但是一個像「部落 8」這樣的年輕團體卻在場內表演時願意稱自己是跨性人，在舞台上的時段中推動這個議題，並且在跨性營中辦一個相關的集體會議。到了週六晚上，我已經在音樂季持續待了 36 個小時，所有與會人士都已經看到了我，到處都看得到「變性討厭鬼」的 T 恤，情勢相當清楚：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支持可以留在音樂季中。

問：你覺得這個問題終於搞定了嗎？

魏：不。與會人士仍然感受到極大的憤怒和傷害。記住，這音樂季是最大也是最老的一個，在過去 25 年間，它從未被這樣公開挑釁過，恐怕還需要很多的對話和年歲來搞定這個爭議。但是我想，至少我希望，任何想要參加的跨性女人都能公開地參加而且感到受歡迎。即使主辦人不歡迎，至少有許多與會者歡迎。

問：但是你剛才說過，音樂季的入場政策並未改變？

魏：是沒改變，但是她們也明白表示，她們不會挑戰到場參加的女人。事實上，她們還說這是她們一貫的政策。

問：那你們為什麼還要採取對抗的行動？

魏：因為我不願意在偽裝下進入會場。太多人指責我一點都不愛護這音樂會，指責我不肯乖乖閉嘴、悄悄的矇混過關。我想，事實剛好相反：正是因為我太在意這個音樂會和這個政策，所以我才不能閉嘴矇混。

問：這不就是引起對峙嗎？

魏：其中一名女人問我想從與會者那兒得到什麼回應？我說：「厭倦」。我們並不是找麻煩，要是馮莉莎願意和我們談，我會搭下一班飛往密西根的飛機。女性主義運動不應該這樣運作，但是照女性音樂季的舉辦人打壓這個議題這麼久的情況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她們來面對我們。

問：為什麼不就尊重那個政策呢？

魏：因為對我而言，那個政策非常不公平，而且充滿歧視。女性音樂季不能因為有數千女人參與這個公共活動，就自以為有權力決定哪些人才符合她們的女性標準，哪些身體才是她們可以接受的。

問：那幹嘛不和她們在法庭上見？

魏：問題不是援用外力，我們要贏的是別人的心靈和想法。假如我們無法贏得真心的支持，我們就輸了，但是我相信我們是有那種支持的。

問：為什麼？

魏：因為自從週五晚上在餐飲區那次龐大憤怒的對峙之後，雖然還是有女人邊走邊咆哮：「有老二的都滾出去！」、「男人滾蛋！」，但是其實也沒什麼事發生。

問：意思是？

魏：意思是那只是零散的粗魯激憤，但是僅此而已。如果分離派真的人數眾多，而且有群眾支持，那種能量應該可以滋長成為更大的動力，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到了週六晚上，我遭遇的只是厭惡的眼光和極不友善的言語，就像是在聽夜間

舞台的音樂時有人叫我「混蛋」，或者一個和善的灰髮女士邀請我站在她卡車的前方好撞死我。但是憤怒排擠的能量並未聚集，反而消散了。我想，在數以百計的小圈子對話中，有某種共識在一般的與會者身上形成，她們覺得跨性女人應該被歡迎。週日早上，成群的女人迎上前歡迎我，在路上對我說：「歡迎你來」、「是時候了」、「謝謝你終於來了」諸如此類的話。

問：在這個過程中你會覺得孤單嗎？

魏：有時候會，但是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首先，我從來不覺得有足夠的安全感一個人旅行，所以走到哪兒都會和護衛隊同行。但是在音樂季中那不是問題，因為在每個區域總會有人自動擔任護衛隊，我被當成指揮棒一樣的從一群人手中轉到另一群人手中。比如說，一些從西雅圖來的 18 歲年輕人就領著我到處走；「復仇者」到處都是。週六晚上，會場內每一區都有人穿著「我是變性討厭鬼」的 T 恤（The Transsexual Menace）【1995 年魏瑞琪針對密西根音樂季事件而創立的跨性別權益組織】，許多女人經過時伸出手來歡迎我。即便我非常恐懼，但從不孤單。

第二件事發生了。別的人開始被騷擾，好幾個高大瘦削的音樂季工作人員被與會者要求離開，因為她們被認為是跨性女人！事實上，任何穿著「變性討厭鬼」T 恤或任何高大瘦削的女人——會場有很多這樣的女人——都被追問是不是『那些人之一』，而且被質疑。突然間，每個人都有嫌疑，主辦單位只好發出聲明，要求與會者不要質問任何人的性別。

問：這一定讓一大群女人不爽。

魏：許多女人指控我們破壞了女性音樂季所依賴的信任，也就是——在這裡，每個人都是「女人」。但事實是，音樂季場內一直都有陰陽人、女變男、拉子男孩、和跨性女人，只是她們不覺得足夠安全公開現身而已。那種信任只是像「不問就不說」一樣；你相信淋浴區沒有同志，因為沒有人會說自己是同志。對女性主義的空間而言，這真是個奇怪的政策。

問：暴力的威脅也是。

魏：的確。事實上，暴力的威脅都是針對我們的，尤其是針對「復仇者」成員或那兩位變性人。不管是真實的或威脅的暴力都一直是女性音樂季的一部份，只是沒人談而已。比如說，悅虐戀和皮革女聚集到密西根，但是她們只能獨自待在「邊緣區」。為什麼？因為她們不喜歡主要區？不，而是因為她們參與音樂季 15 年來，穿戴皮革和鐵鍊的女人獨自在會場內行走並不安全。一位皮革女在我的工作

坊中說，當她要試辦一個支持悅虐戀的工作坊時，居然有女人向她丟石頭！

問：你認為手術前的男變女或手術後的女變男適合進入女性音樂季嗎？

魏：我不認為手術狀態或跨間的東西和能不能入場有什麼關係，它們也不應該有關係，因為這也是個階級、種族和健康的議題。我個人很厭煩手術前的男變女持續因為擁有那隻「魔棒」（老二）而被污名化。在第一屆跨性營中，爭論不只限於音樂季告訴我們不是真的女人而我們和她們爭執而已，其實也包括營中的手術後跨性人告訴手術前跨性人「她們不是真的女人」。至於女變男，我也受不了看到一個年輕的歹客女同志只因宣告她打了第一針荷爾蒙劑就馬上被原有的女性團體踢出門。我們得阻止所有關於性別的狹隘排擠。

問：難道你不需要設定底線嗎？假如要，在哪？

魏：我不確定是否有滿意的答覆。不管我們多希望如此，但是就建立認同而言，身體是很不穩定的基礎。我現在能說的和我們 1994 年在「同志奧林匹克大會」上提出的很像：音樂季應該歡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曾經是或者現在是女人的人。這當然包括女變男和許多跨性女人。

問：那為什麼要採用「法定女性」的策略？

魏：我起初認為這或許會是主辦單位所能同意的，如此她們就能對分離派說：她們並沒有讓法定男人進入，但是也無法拒絕法定女人入場。這同時意味著：那些已經在轉換身分路上走了很遠的女人，只要身分證件上是女性——不管有沒有手術——都可以入場，而那些女變男如果尚未進入轉型，身分證件還是女性，也可以入場。本來這可以是個很好的結局，但是眼前已經行不通了。

問：有沒有任何情況之下你會認定自己「生為女人」？

魏：沒有，至少不會是密西根音樂季所認定的那樣。事實上，完全不會。我不是個好例子，因為我只認定自己是瑞琪。假如我能站起來說：我心裡一直都是個女人、我感覺像個女人，那或許能讓我們更有力量些，但是我就是不行，我甚至不知道那些字眼是什麼意思。就算我知道，我也不願意自己被歸到某個範疇去。

問：所以你不認為自己是跨性女人？

魏：不，現在我已經不再認為自己是跨性人或者變性人。我知道音樂季的人認為我是，而如果為了推動性別人權，我也會接受她們用這種名稱來說我。但是我覺

得只用我穿的衣服或者我的生殖器來決定我的主要社會認同，那實在太小看自己了。現在我愈來愈認為，要是別人用這種認同的名稱來說我，那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問：那你為什麼特別要挑女性活動來抗爭呢？

魏：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起源於一個我不太熟的認同跨性別的女人，當我在考慮今年要不要辦跨性營時，她說：「那是我生命中另一個沒經歷過的部分」，我問她是什麼意思，她說：「我錯過了整個生命歷程——我沒參加團體、沒去聽女人的音樂會、沒在女同志議題上露面。我告訴自己是因為我太忙或我根本不想去，但事實是，我知道自己不會受歡迎，所以我寧可孤獨的待在家中。這是一整個我沒有經歷過的生活，這就是我的故事。」隔天我就貼出了關於變性之子營的公告。

第二個理由是：在這個二分的文化世界裡，我時時得做選擇。搭機回家時，我必須在底特律機場選擇男廁或女廁，沒有第三個選擇。就我所知，我所能對自己說的就是，在這個世界裡，我認為自己屬於女人那邊。不論我夠不夠格，或者我不是、應不應該生成什麼樣，都是由其他人決定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站穩立場，把我的例子公諸於世，看看會怎樣。

問：你說「由其他人」決定，但是難道你沒有把自己強加到音樂季上嗎？

魏：很多女人認為我們是不請自來，但我相信並非如此。你不能靠武力贏得這種行動。恰好相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將議題公諸於世。從那時開始，你就完全依賴群體意識來做出正確的選擇。假如多數的與會者真的不希望我到場，或者沒有人邀請我去做工作坊，或者她們不提供我食物，或者沒人和我說話、沒人要把帳棚搭在我旁邊，那我就沒戲唱了，我就該離開。但是事情不是那樣，也出乎我對未來的想像。我認為性別異類的女人不會消失的——她們已經出櫃、聲音洪亮、充滿自傲——因為普通的音樂季與會者要我們留下來，她們已經明確表示支持我們。

問：你認為未來會怎樣？

魏：我也很想知道。即便跨性女人可以自由參加音樂季，芝加哥的「復仇者」還是計畫明年繼續舉辦跨性營，而且擴大舉辦，希望有 100 人參加，明年也將是音樂季 25 週年的紀念。至於我自己，我希望柏南詩和珍妮明年會參加跨性營，那將是一個很棒的表示，也標記了某種功德圓滿。

想關注此議題最近發展的人可上網站：<http://www.camptrans.com/>

轉載請保留翻譯校對之人名以及本站網址

©國際邊緣 <http://intermargins.net>